



做時間：Doing Time

<http://www.taiwaninvenice.org/>

整理 |

廖春鈴

Liao Tsun-ling

台北市立美術館助理研究員

雷逸婷

Yi-ting Lei

台北市立美術館助理研究員

本屆威尼斯雙年展由謝德慶代表台灣館在普里奇歐尼宮（Palazzo delle Prigioni）展出，展覽由與藝術家長年合作之獨立策展人亞德里安·希斯菲爾德（Adrian Heathfield）策劃。2008年兩人合作出版《Out of Now: The Lifeworks of Tehching Hsieh》一書，堪稱經典之作。中文版《現在之外：謝德慶生命作品》也在2012年由北美館館與典藏藝術家庭於共同合作之下問世。一直以來，謝德慶被視為華人藝術家的先驅，對台灣與大陸的行為藝術影響甚深。本書完整收錄謝德慶創作檔案照片及文件，作品整體得以全面性的姿態展現，是謝德慶創作生涯最重要的中文文獻紀錄。尤其是，多年來，謝德慶定居紐約，生活低調，藉著《現在之外》新書發表的契機，回台現身說法，讓這位特立獨行、去國多年藝術家的生命策略，獲得了進一步的廓清。隨著越多創作歷程細節的揭露，他的藝術佈局受到了更多的注目。

本屆台灣館以「做時間」為題，展出謝德慶的作品，包括了「打卡」與「戶外」、三件甚少曝光的台灣早期作品，以及雨果·葛蘭丁寧（Hugo Glendinning）全新紀錄短片〈重返過去之外〉（Outside Again）。展覽以檔案的形式在觀者面前延展，日常般紀錄如史詩般的展開，演繹「存在」與「時間」的意義，抽象又具體地刻劃出他在《一年行為表演》當中所度過的每一天。在5件《一年行為表演》系列作品當中，策展人特意選擇80年代初的「打卡」、「戶外」2件作品，藉以揭露當今受到深刻衝擊的諸多人道議題，例如資本主義帶來的感知弱化、遷徙與律法、底層生存的困境，以及我們當下所面對的加速迭代與死亡，試圖從當代的境況審視謝德慶的行為表演的創作實踐。當然展覽的視野，不僅於此，葛蘭丁寧的紀錄片〈重返過去之外〉顯然提供了更深層的歷史感，因此這部片子可說恰如其分地被安置在，既是展覽參觀動線的起點，也是終點的地方。

在〈重返過去之外〉影片當中，謝德慶重新回到70、80年代行為表演的歷史現場：1973年台北溫州街「跳」的場所，以及紐約《一年行為表演》系列的場所。事隔40餘年之後，在歷史的遺跡當中，重啟對話。當時在紐約謝德慶一直以非法移民的身份遊走於法律的邊緣，1974年7月他在費城「跳船」後，直到1988年才取得法律認可的居留權。不管在台灣或美國，這個時期，他的創作實踐自成一體，與當時的藝術脈絡截然分流。對比今日，我們難得藉由這次「做時間」的展覽，跨越了地域的局限，以更寬廣的脈絡來審視謝德慶作品，並在全球的視野當中，梳理謝德慶藝術發展的軌跡。

2017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展場入口

© 余志偉

TEH CHING
HSIEH

DOING TIME

謝德慶

做時間



ALLARME
INCENDIO



NOTICE

打卡 TIME CLOCK

一年行為表演 1980-1981

ONE YEAR PERFORMACE 1980-1981

左圖——

謝德慶，《一年行為表演 1980-1981》，影片，6分35秒，2017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展覽現場

© Hugo Glendinning

右圖——

謝德慶，《一年行為表演 1980-1981》，打卡單與半身照，2017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展覽現場

© Hugo Glendin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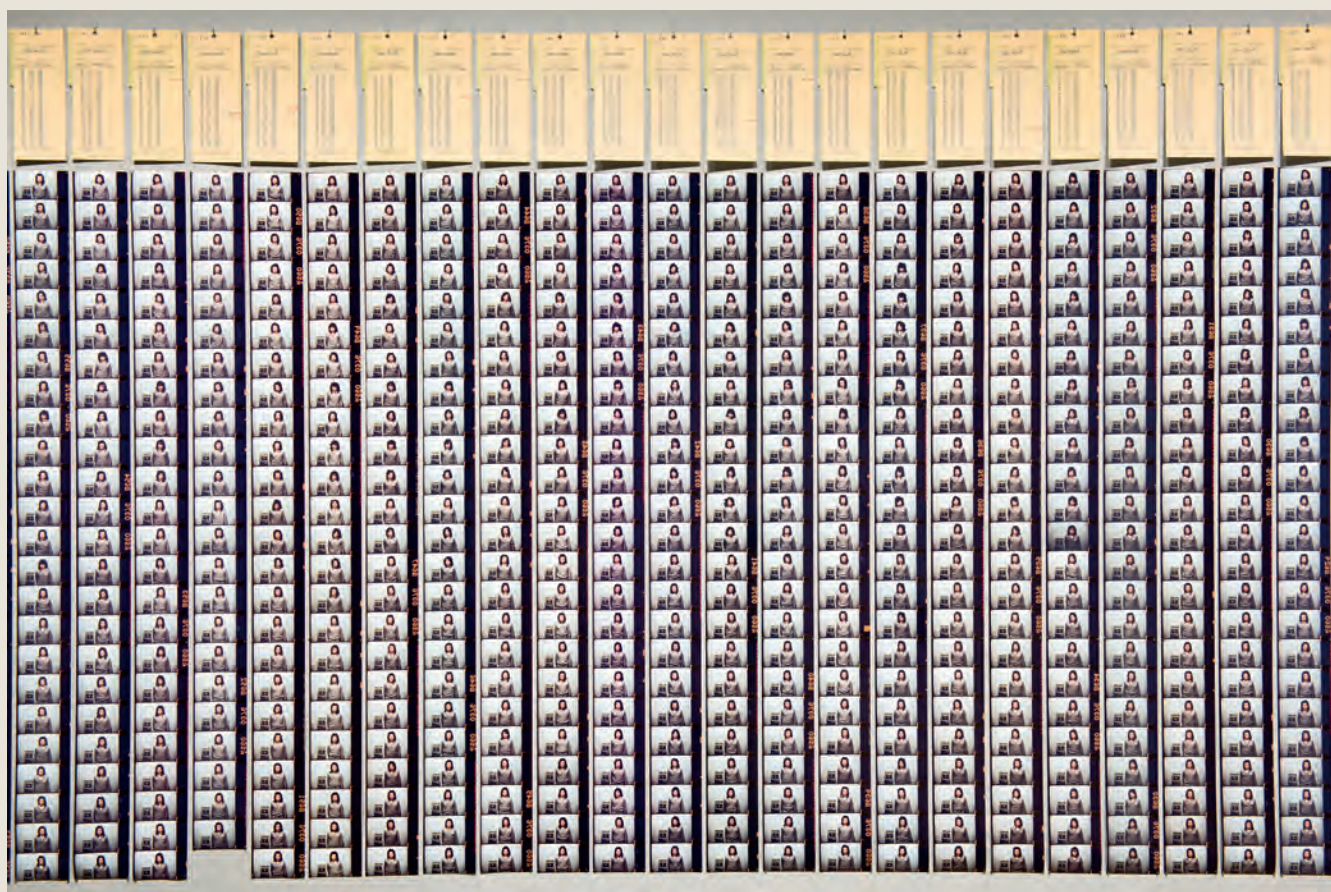
「打卡」安置在台灣館普里奇歐尼宮的入口大廳，以一份謝德慶署名的宣言為起點。這份宣言規範了他每天隔一個小時必須在整點打卡，地點在他的工作室，期間是1980年4月11日早上七點到1981年4月11日早上六點。「打卡」檔案建構的方式是以一天為單位，一張黃色打卡紙記載每天24次整點打卡的時間，以及24張每次打卡時透過16釐米攝影裝置所拍下的單格靜態影像。因此，356列的黃色打卡紙與24張謝德慶站在打卡鐘旁的半身像，依日期依序，沿著四面牆面，環繞整個展場，觀者置身其中，似被捲入時間流逝之中。

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打卡單上有紅筆註記，那一次的整點打卡未被執行，有時是藝術家睡過頭，有時是未能在準確地在整點打卡，或早幾分鐘或晚幾分



鐘。經過嚴格核對的結果，原本預定該有 8,760 次的打卡，確認只有 133 次被錯過了。也就是說，藝術家一整年以小時為單位的活著，睡眠被控制與剝奪，生活秩序的受到高度管控，所有的移動與互動都被制約，他仍持續全天候遵守極端嚴苛的執行條件。一部 6 分 5 秒影片收入了每天 16 釐米膠卷上的單格影像，我們看到藝術家頭髮以令人暈眩的速度，從短到長的交替更迭，打卡鐘的時針不停地旋轉，而藝術家的身體則是微微顫動著，顯得堅定自持，與加速的時間流逝形成強烈的對比。策展人將它解讀為「時間邏輯的系統性批判」，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文化組織的賴以成立的要件，進而指出「打卡」強烈的指涉當代的情境，在 80 年代出就預見了資本主義的技術終將全面席捲人類生活，並加速推進生命本身，使得感知經驗，成為生產的勞動力。

1978 年至 1986 年間，謝德慶完成了五件《一年行為表演》系列作品，每件作品都設定一年為行為表演的週期。對他而言，「一年」既是太陽繞行地球一周的時間，也是人類生命計算時間的基本單位。時間本身就是「打卡」所要深究的，延續了謝德慶行為表演系列作品的主軸。他的行為表演藉由長時延，從人類基本存在的情境出發，重回生命本質跟藝術最基本的提問，透過對時間、生命、存在的思考，讓藝術的實踐與生活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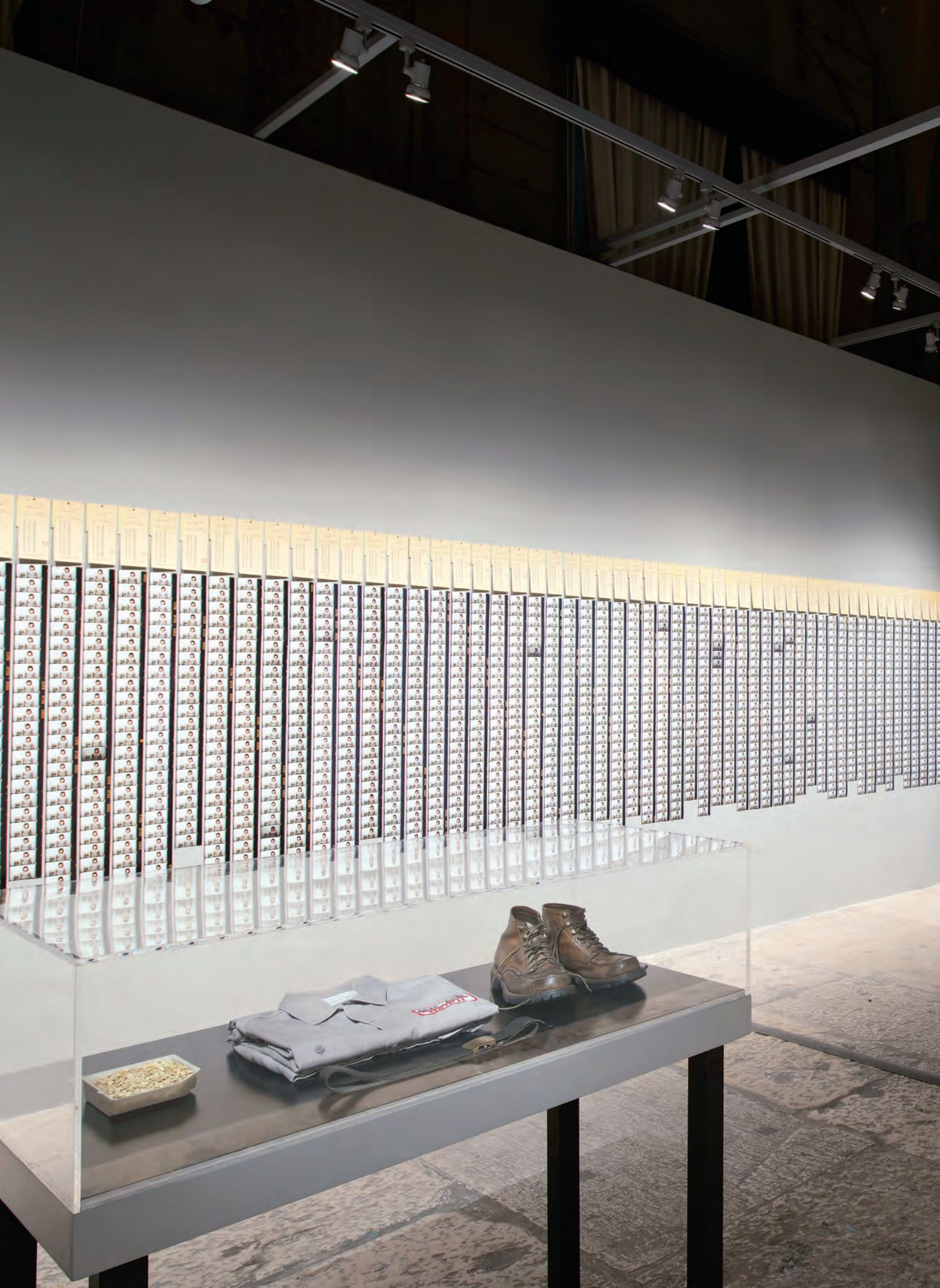


TH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VENICE
MUSEO DI STORIA DELLA CITTÀ DI VENEZIA
May 24, 2017



謝德慶，《一年行為表演 1980-1981》
2017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
展覽現場

© Hugo Glendinning





WITH A 16mm MOVIE CAMERA,
I HAVE DOCUMENTED MYSELF
AT THE TIME CLOCK.
I EXPOSED A SINGLE FILM
FRAME AT EACH PUNCHING.



謝德慶，《一年行為表演 1980-1981》
2017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
展覽現場



戶外 OUT DOOR

一年行為表演 1981-1982

ONE YEAR PERFORMACE 1981-1982

同樣是探討禁錮行為，比起「打卡」，謝德慶為這件「戶外」訂下更為嚴格的限制。這次不受限於工作室範圍，直接走入紐約街頭。藝術家在宣告書中聲明自己將不進入任何庇護，要在一整年當中處於戶外。謝德慶曾說「在室內待在籠子裡，戶外待在街道上，或者是在打卡鐘打卡，某種意義上都是相同的：它們都是渡過時間，只是以不同方式。」在「籠子」裡，一年的時間以每日計算；在「打卡」中，一年以每小時作為區分；在「戶外」時，一年是以四季為單位。謝德慶表示，這是由於待在戶外和自然氣候因素關係緊密，而春夏秋冬四個節氣凸顯了一年時間的循環嬗變。

在此計畫中，謝德慶隨身攜帶的背包裡僅放少許用品，包括地圖、睡袋、相機、手電筒、收音機與幾件替換衣物等。一年之間的身體覆蓋著層層灰塵與污垢，他認為生活在無遮蔽的戶外，塵垢反能保護髮膚身軀，只在河邊洗過一次身體。藝術家每日在紐約市區地圖上手繪記錄行走路線圖，包括每日氣溫以及吃喝拉撒睡的時間與處所。基本上他漫遊在曼哈頓下城區域，有時走到上城，最遠大抵至布魯克林區，但次數不多。這次展出包括以 Super 8 攝影機拍攝的 30 分鐘紀錄短片，以及友人為謝德慶在街頭活動的一系列攝影。照片中顯示他在戶外的種種情況與不同姿態。

謝德慶在街頭生活最為擔憂的是，被執法盤查發現非法移民身份，進而遭遣送而無法繼續創作。唯一的一次進入室內卻是進入監獄。1982 年 2 月 25 日一場街頭挑釁的鬥毆自衛，迫使他在同年 5 月 3 日被送進曼哈頓警局度過 15 個小時。判決時法官允許他待在法庭室外，委由律師為其出庭，最後他被判擾亂秩序罪。由於法官聽聞他是以藝術家身份刻正進行行為表演計畫，並未從嚴辦理也沒有將他遣送移民局。策展人認為，在「戶外」這件作品中不僅討論當代情狀與社會巨大差距的關連，「謝德慶對於自由與束縛的探究更加深入強烈。他看似可以自由遊走，但卻要冒著長期處於不安未知、身體日趨羸弱以及執法的暴力威脅等的代價與風險。謝德慶藉著這行為表演的行動與遷移，質問了人類需要庇護的必要性、辯證家與庇護所的關係以及揭示出渴求歸屬的慾望」。

左圖——
謝德慶，《一年行為表演 1981-1982》，紀錄照片
2017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展覽現場

© Hugo Glendinning

右圖——
謝德慶，《一年行為表演 1981-1982》局部
2017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展覽現場

© Hugo Glendinning





謝德慶，《一年行為表演 1981-1982》
2017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
展覽現場

© Hugo Glendinning



修補道路 ROAD REPAIR 曝光 EXPOSURE 跳 JUMP

1969 年到 1973 年間謝德慶密集地作畫，內容從表現主義到抽象繪畫，再轉為概念化。其間他聽聞歐美新興藝術的崛起，當時的謝德慶便停止畫畫，開始嘗試以 Super 8 攝影機創作。1973 年春天，他拿著相機在台北街頭遊走，拍攝工人修補路面鋪設柏油時，發現瀝青潑灑道健有力的線條與畫面構成。這次「做時間」展出的三件《修補道路》影像顯示，藝術家將注意力轉向系列攝影，發掘其中重複性與差異性的趣味。雖然當時謝德慶尚未實際接觸觀念藝術或偶發藝術，並不理解這些新興藝術的辭彙，不過從此時開始，他開始關注生活中的日常瑣碎微不足道的舉止以及雞毛蒜皮小事等，試圖重新賦予其藝術力量，從中尋求存在的價值。

1973 年的《曝光》作品中，他先弄濕地面，將感光面朝上的柯達相紙以十張為列平鋪於地逐張排開，共計一百張。相紙在日光曝曬下隨著放置時間差導致的不同感光度依序逐漸轉為暗色。一百張排完後繼續回到第一排，依序再將每張相紙翻面，顯示出相紙背面的白色。影片中可見在連續性的動作下，持續變化的相紙正面與白色背面，因應光和水的元素，在時間推演進行下形成色差的對比和有機的關係。當年於在空地拍攝的《曝光》原始影片早已佚失。2016 年，藝術家與在類似當年條件的空地上重新拍攝《曝光》。上次行為表演紀錄今已有離 43 年，佚失數十年的影片的重製，可說是檔案再造。

1973 年秋天，謝德慶從當時溫州街住家二樓公寓高約四米六的窗戶跳到一樓水泥地上，摔傷跌碎了雙腳腳踝。朋友程偉光以 Super 8 攝影機記錄了這一「跳」的過程。這件行為紀錄影片已不復存在，只留存下一系列照片。當時的謝德慶對於荷蘭觀念藝術家 Bas Jan Ader (1942-1975) 行為表演《墜》(1970-71)，以及 Yeys Klein (1928-1962) 的攝影蒙太奇《墜入虛空》(1960) 這兩件作品並不知情，策展人認為謝德慶的縱身一跳與這兩者不同，沒有「令人激動不已的飛翔或超越性的昇華，而是利用地心引力、水泥地與碎裂的骨頭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從他和我們的生命經驗中，所引發的痛苦共鳴」。

左圖——
謝德慶，《跳》，1973

攝影：謝德慶
© 謝德慶 藝術家與尚凱利畫廊
提供

參考出處

- 1 亞德里安·希斯菲爾德《謝德慶 做時間》，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17，頁 12-29。
- 2 漢斯·烏利希·歐布利斯特著，龔卓軍譯，〈訪談謝德慶〉收錄於《藝術觀點 ACT》，45 期，2011.1，頁 122-131。



謝德慶
《修補道路》
1973

左：謝德慶，〈修補道路〉，1973
右：謝德慶，〈曝光〉，1973/2016，行為表演影片，20分鐘（循環播放）
2017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展覽現場

© Hugo Glendinning



ESPAÑOL
ESPAÑOL

